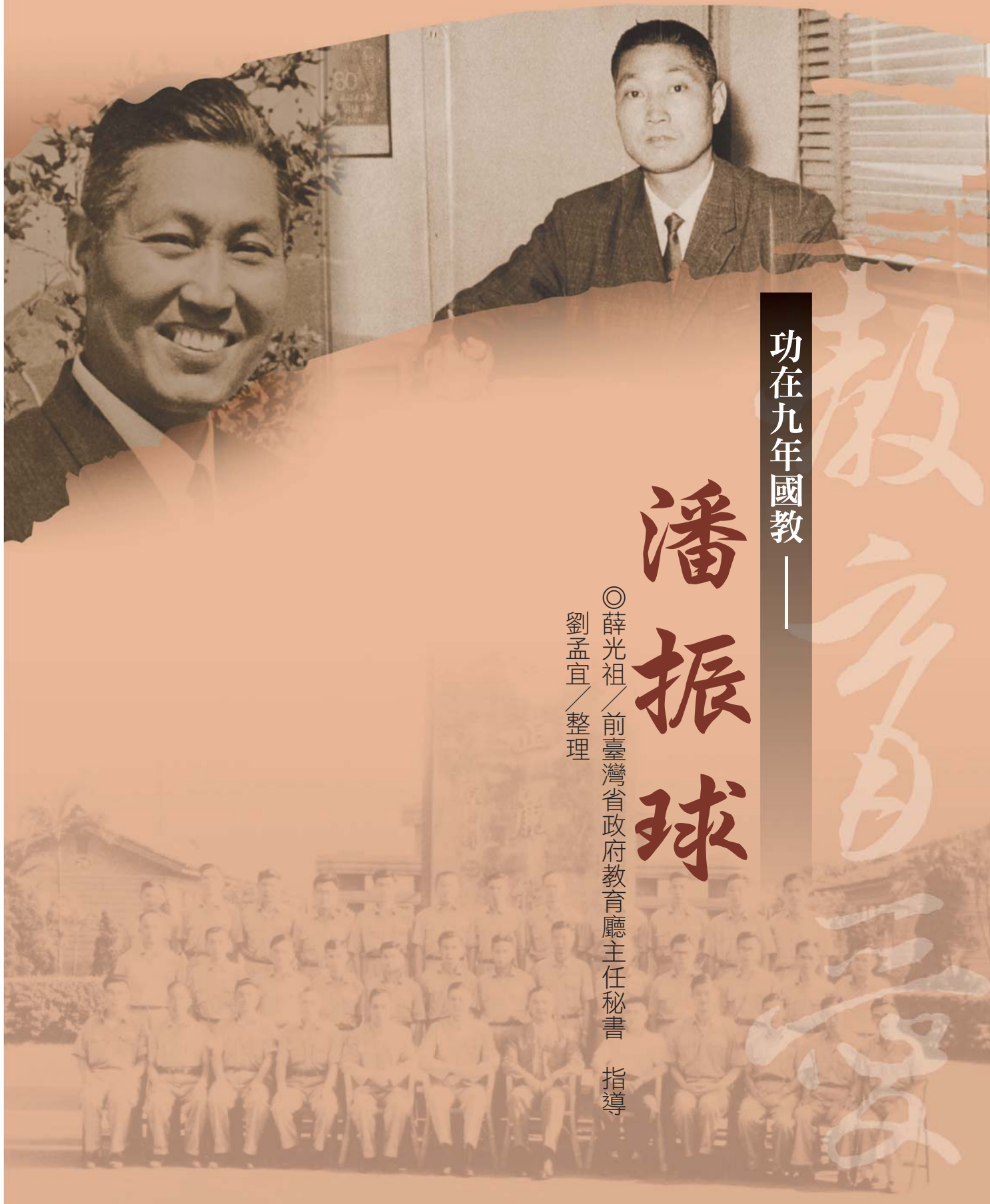


1918 ~ 2010

功在九年國教

潘振球

◎ 薛光祖／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任秘書 指導
劉孟宜／整理





■ 潘振球先生（資料：中國青年救國團提供）

潘振球先生，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生於江蘇省嘉定縣戩濱鄉的潘氏祖宅。教育啟蒙始自家庭教育，其好學上進的性格自幼年時便充分顯現，畢業於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及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潘振球先生畢生投注文化教育及青年工作，曾任臺灣省立臺中第二中學及臺北成功中學校長、臺灣省訓練團教育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青輔會主委、國史館館長等職。他在擔任教育廳廳長的八年任內，抱著全力以赴、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帶領教育廳同仁先後完成志願就學的方案、實施九年國教以及教育人事改革等劃時代建設，可謂是促進臺灣現今教育制度完善、教育水平提升的重要幕後推手。

壹、大陸時期

一、成長背景與小學教育

潘振球先生，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生於江蘇省嘉定縣戩濱鄉的潘氏祖宅。江南本是魚米之鄉，潘家世代務農，經過數代的胼手胝足，潘先生與其弟才得以有求學的機會。教育啟蒙始自家庭教育，四歲便在父親的指導下學習認字書寫，五歲開始讀三字經、千字文，很快就能朗朗上口，覺得讀書是件很有趣的事。其好學上進的性格自幼年時便充分顯現。

潘先生自幼在曾祖母王氏的照顧撫育下成長，其殷懇之情讓他終生難忘；祖母周氏，對子孫嚴管慈教，影響其人格養成；母親沙氏的能幹賢慧和刻苦自勵，對其一生為人處事的態度影響至深。受其成長背景與儒家思想影響，傳統大家庭倫理對潘先生影響甚鉅，骨肉親情的至誠凝聚，不怕苦、不叫窮的傳統美德，在潘家亦可見一斑。

七歲時，潘先生進入鄰村潘氏初級小學接受正規教育。這所初級小學，實際上是正在轉型中的私塾，學校設備簡陋，除桌椅之外樣樣都缺。隨後家鄉

遇上江浙戰爭與地方軍閥的混戰，先後轉學到寶山縣的新民初級小學及羅陽小學。一年後，又轉回故鄉的縣立奎山中心小學，從四年級開始讀起。一九三二年受一二八淞滬戰爭的影響，學校無法上課，只得返家自行溫習課業，戰事停止後，才又回到學校，歷經一波三折，終於在故鄉完成了小學教育。

二、文武合一的中學教育

一九三二年夏，潘先生考上江蘇省立太倉師範初中部。在初中的求學過程中，最難忘的回憶便是參加中國童子軍活動，這對其人格養成和愛國心的培養有著很大的影響。

一九三五年七月，潘先生考進太倉師範學校師範部。由於當時中日關係緊張，國民政府為了培養文武合一的青年學子，大規模的學生軍訓應運而生。在太倉師範所受的軍訓教育中，劉德培教官對其影響最為深遠。劉教官曾在上海一二八事變中擔任連長，除課堂上的講解外，還組織學生做為復興社的外圍組織，和學生朝夕相處，並常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野外生活的學習，教導基本戰技。這段經驗對潘先生而言彌足珍貴，在數年後對日抗戰爆發，他能迅速投入游擊隊來保護家鄉，都要感謝劉教官的軍事洗禮。

一九三七年七月，時值潘先生就讀太倉師範高二，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學校宣布停辦。潘先生約五、六個同學在羅店試辦暑期學校，為失學民眾補習。但就在開學前一天，八一三戰爭的砲火延伸到羅店，大家便各自回故鄉幫助家人搭船逃離到崑山，又協助鄉人搶割稻子，作為逃難鄉民的糧食。因上海戰事激烈艱困，潘先生隨軍撤退到揚州，在兵荒馬亂中目睹戰爭的無情，甚至曾遭日軍軍艦掃射。隔年，潘先生參加游擊隊，協助國軍作戰，給予日軍很大的牽制與破壞。這樣曲折驚險的人生經歷，讓他體認到生命的可貴，以及在上蒼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多麼渺小。

游擊隊任務告一段落後，潘先生應上海私立樂群小學的邀請擔任教員，開啟執教鞭的經歷，也是日後參與教育工作的起點。在教學之餘，潘先生感到繼續求學的必要性，求學之路雖屢被烽火打斷，但他從不氣餒。終於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到上海立德中學借讀（前身為新陸師範）。一面教學、一面讀書，也在其間秘密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從事地下抗日工作。一九三九年夏，在半工

半讀的忙碌生活中，完成一波三折的高中學業，同年參加第二屆大學統一入學考試，考取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

三、烽火下的大學教育

考上國立師範學院的同時，潘先生也考取了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在愛國心驅使下，原想投筆從戎報國抗日，但經好友提醒，決定仍選擇自己真正興趣之所在，期許能擔負起「傳道、受業、解惑」的教育工作。

在烽火連天的環境裡，求學是條漫漫長路，頭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去」？從上海到湖南這段路，在抗戰之前並不困難，但在砲火猛烈的當時，只得找空隙走，且一路上並不平靜，國軍、日軍和許多地方游擊武力盤根錯節，隨時會碰上零星砲火。潘先生一路走走停停，耗費將近兩個月的時間，終於到了位於湖南安化藍田的國立師範學院。而在艱困曲折的路途中，曾與錢鍾書等偶遇相識，當時錢鍾書為國立師範學院新聘的英語系主任，幾位同學與老師結伴同行，在長途跋涉中互有照應。進入學校後，師生間更是時常往來，有分格外親切的情感。而這段顛沛流離的旅程，爾後也成為錢鍾書的創作題材，在《圍城》中，有一部分便是以從上海到藍田這段旅程中的種種事情為背景。

國立師範學院今已遷湖南嶽麓山，更名為湖南師範大學，在當時為全國第一所獨立師範學院，校風純樸、學術研究自由，學生組織很多研究會。潘先生和同學薛光祖在哲學研究會裡經常舉行演講會、辯論會、座談會及論文發表會等活動。並在黃子通教授的熱心指導下，進入哲學的浩瀚世界，並培養出濃厚興趣，也對中國哲學有更深入的認識。而在進入國立師範學院的頭一年，潘先生也宣示加入中國國民黨，為國家、民族盡一份個人的心力。

一九四一年，潘先生到國立師範學院的第三年，決以清代的顏李學派作為研究主題，隔年開始撰寫畢業論文，論文題目即《顏李教育思想研究》，並在一九四三年順利完成畢業論文，為大學生涯畫下完美的句點。

四、知識青年從軍

畢業後，潘先生奉調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嶽夏令營受訓，結訓後應湖南私立斗光農校的聘請，擔任教員及導師，這也是師範畢業生實習課程的一環，

時為一九四四年一月。但由於受高中三年軍訓教育的影響，深感文武合一的重要性，遂於同年三月，考取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前往重慶復興關成為研究部第一期的學生。

一九四四年夏，五十萬日軍沿黔桂鐵路長驅直入，情勢危急。蔣委員長在十月二十四日發表「告知識青年從軍書」，經國先生則在夜裡召集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學生講話，鼓勵他們以身作則，投筆從戎。潘先生立即響應，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入伍，在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團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人訓練班第一期受訓，結業後飛往昆明就任青年遠征軍二〇七師政治部第一科科长。

一九四五年四月，潘先生返回重慶參加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的畢業典禮，並被指派為全體畢業生代表，將兩百多位畢業生的名冊及刻上名字的寶劍獻給蔣委員長。在中央幹部學校緊湊奔波的一年生活中，時任教育長的經國先生對學生最為關懷與照顧，也開啟潘先生爾後數十年追隨經國先生的經歷，在重要時刻扮演著關鍵性左右手的角色。



■潘振球先生（資料：國史館提供）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潘先生改調東南地區服務。離開重慶前，在同袍白峰的介紹下，前去拜訪四存中學張校長蔭梧。張先生是顏李學派的繼承者，學養風範受時人欽佩，抗戰時也曾帶領學生和游擊隊同日人作戰，是華北有名的民軍首領。見面時他送潘先生兩句話：「千萬人中不可有我，千萬人中不可無我。」此話從此伴隨潘先生一生。

五、抗戰勝利・渡海來臺

自抗戰勝利後，潘先生便擔任有關公務人員訓練及青年軍的復員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轉任江蘇省訓練團講師，不久即調任訓導處長。同年七月，兼任青年軍聯誼會鎮江分會總幹事。一九四七年夏，擔任嘉興青年夏令營的指導員。

一九四八年，潘先生前往杭州擔任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下特設的杭州青年中學校長。長年投身軍旅，終於有機會重回最熱愛的工作，心中喜悅自是筆墨難以形容。後因國共內戰，杭州青年中學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宣布停辦，學生按志願分別編入預備幹部訓練團第一總隊及國防部青年救國團。

一九四九年二月，潘先生奉調預備幹部訓練團第一總隊，擔任少將副總隊長。一九四九年四月嘉興事件後，預幹部訓練團第一總隊移駐閩南漳州（龍溪縣），後因國共局勢逆轉，中共百萬軍隊突破長江天險的江陰要塞，南京、上海先後失守，國家局勢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狀態，潘先生開始做轉進臺灣的準備，迎向不可知的未來。

貳、臺灣時期

一、從事教育工作—臺中二中與成功中學

自太倉師範至國立師範學院，教育一直是潘先生的第一志願，更是畢生職志。渡海來臺後，實現生平從事教育工作的願望，這對潘先生而言，是一件幸事。而其所以能夠來到臺灣，與陳雪屏先生有著重大關聯。



■潘振球先生於臺灣省立中學校長第十次座談會攝影紀念（資料：國史館提供）

在潘先生仍是杭州青年中學校長時，便與陳雪屏有一面之緣。一九四九年陳雪屏出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潘先生寫信向其致意，並報告在閩南情況，陳雪屏回信說：若到臺灣，記得去見他，或許有從事教育工作的機會。在這樣的精神鼓舞下，促使潘先生辭去預幹總隊副總隊長的職務，渡海來臺。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潘先生自高雄登岸，參觀幾所學校及市區後，隨即前往臺北，與教育廳長陳雪屏碰面。一週後，潘先生便接獲將擔任臺灣省立臺中第二中學校長的職務。長年在戰火中流浪的異鄉遊子，一路飄泊來臺，竟如此順利地開啟教育工作的事業，陳雪屏對潘先生的知遇之恩，讓他畢生感激。

臺中二中在日據時期為臺中州立第二中學，光復之初一度停辦，一九四六年借用第二高等女校校舍復校，即是如今校址所在。復校初期可說是百廢待興，比辦一所新學校還困難。潘先生方接任校長時，校舍是二層木造房屋，操場積水、雜草叢生，連升旗時讓學生站的地方都沒有。但破廢校區阻撓不了其對教育工作的熱情，他邀集全校師生利用課餘做勞動服務，除草、建簡易排水設備，還做了一條兩百公尺的跑道。除環境煥然一新外，也扭轉學校風氣及師生精神。同年十一月，陳雪屏廳長至臺中二中視察，對潘先生就任後短短三個月的工作成效給予極高肯定。

一九五〇年七月下旬，潘先生奉調至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在臺中二中雖只停留短短一年，但卻扭轉學校風氣與辦學精神，學校與學生、老師與學生、學校與家長以及學校與社會間的關係都非常良好。直到三十多年後，初中部第三屆同學在臺北聚會，還特別邀請當年的潘校長參加，大家見面仍非常親熱，彷彿又回到在學時期的純真與歡樂。

甫抵成功中學，潘先生便遇上了難題。當時校內有從浙江定海撤退來的軍隊借住，凡是能住的地方，都看得到軍人的蹤影，同時，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籌備處也設在學內。一個學校在同時間裡有多個單位入駐，不但對學生的日常生活造成不便，對校政校風也有相當的影響。於是，潘先生就任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急於將學校安定下來。經多次溝通後，各單位在一年內陸續遷離，學校行政趨於單純化，對整體辦學有極大助益。

學校安定後，潘先生開始進行改造學校的計畫及各項校務的整頓。首先是讓學生在生活與學習上都有明確努力的目標。他在開學典禮上提出「愛國家、

求進步」做為給學生的期勉，在聘用老師上則訂定新原則，根據專才遴聘教師，一口氣解聘三十二位老師，也獲得陳雪屏廳長充分的支持。

此外，潘先生也積極改善校園環境及加強民族精神教育。闢建小花園、整建運動場、新修圍牆，栽植樹木，給師生一個美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由於初到任時操場易積水，潘先生便在操場中修建一條路方便師生通行，同時命名為「成功之路」。又為推廣勤儉的美德，鼓勵師生自製教具，珍惜資源。同時也在一九五五年於桃園設立「臺北市五省中桃園分布」（武陵中學前身），促進平衡城鄉教育水準。

深受高中時軍訓教育的影響，潘先生在軍訓教官尚未到校之前，便先試辦學生軍訓教育，培養學生對軍訓的觀念及興趣。又為配合高中學生實施軍訓，特別加強初中的童子軍教育，使兩者連貫起來形成文武合一的完整體系。一九五六年成功中學校慶時，舉行學生的軍訓檢閱及童子軍操訓，在當時首開國內先例。同年六月底，潘先生轉任臺灣省訓練團服務，結束了在成功中學六年的辦學任務。在職期間，潘先生以「愛國家、求進步」為校訓，相信學生只要能秉持這樣的精神，必能走上成功之路。事隔半個世紀，如今成功中學有著優良風氣與輝煌校譽，傑出知名校友眾多，足見其當年的期許並沒有落空。

二、為國家培訓基層人才—省訓團教育長

一九五六年，臺灣省訓練團重新開辦，潘先生調任為省訓團教育長。雖然離開基層教育崗位對他來說相當不捨，但身為國家的一份子，在國家求才若渴之際，自是義不容辭。不論是在戰時、光復後，潘先生均保有著一以貫之愛國情操。



■臺灣省訓團主管人員研究班第十一期結訓紀念（資料：國史館提供）

接任省訓團教育長後，潘先生根據蔣中正總統對於教育訓練工作的訓示，參照古今中外有關教育訓練的主張，並配合省政府的實際需要，著手訂定訓練計畫。在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總目標下，以「精神訓練」、「業務訓練」、「生活訓練」作為地方幹部人員的訓練要旨。這項工作對潘先生而言是個新的挑戰，但他認為訓練和教育的精神本為相通，仍以思想及人格教育，做為主要訓練內容。而就實施生活教育來說，也要求學員實行戰時生活，從生活上的「敬嚴篤行」，做到工作上的「迅速精實」。

潘先生於省訓團教育長任內的八年裡，走過草創時期的艱辛時光，經多年的努力後，除衛生處及交通處中純技術人員的訓練外，省府各廳、處、局所屬的行政或技術人員，都已在省訓團的統籌下完成訓練。也代訓金馬地區行政人員，以應戰地政務發展之需；代訓越南僑生，使其繼續升學。更曾協助八七水災的救災工作、訪問東北亞日、韓地區的發展。亦於一九六〇年奉調至國防研究院第二期學員班受訓，研究「中共教育政策及其發展趨向」，為期一年。不僅在研究上受益匪淺，更結識到許多學有專精的好友，在日後的工作上給予極大的幫助。

三、新的挑戰——教育廳長

一九六四年四月，行政院會議正式任命潘先生為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對此空前沉重的擔子，他抱持著戒慎恐懼的心態，多次向教育界前輩請益，期許自己能努力做好這份培育國家根基的任務，並在交接典禮中提出今後努力的方針與施政重點：（一）樹立誠樸的教育風氣；（二）重視完整的教育功能；（三）配合社會經濟的發展；（四）發揮尊師重道的美德。

民國五〇年代是復興基地臺灣較安定的一個階段。在兩岸關係上，雙方無重大軍事衝突；經濟上，正是積極發展工業，向外拓展國際貿易的關鍵時刻。但因戰後出生率居高不下，龐大的就學人口使有限的教育資源不敷分配，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激烈的升學競爭和連帶而來的惡性補習，成為當時教育界最大的難題，也是潘先生接任教育廳長後首要的棘手問題，外界對其的殷切期盼，便是希望新任廳長能儘快解決升學競爭與惡性補習對青年學子的戕害。

在潘先生到教育廳服務之前，各方要求改革教育的聲浪早已此起彼落，新聞輿論的撻伐更從未停止。然而對他衝擊最大的卻是一幅刊在晚報上，令人怵目驚心的漫畫。畫中坐著位夜深伏案苦讀打瞌睡的學童，頭頂上旋了一只冰袋，皺眉的母親在一旁手執女紅，不忘苦苦促醒心愛的兒子說：「孩子！不要睡著了，明天要繳的作業還沒有做完喔！」畫中的時鐘正指向十二點。這幅漫畫對潘先生造成無比的震撼，一日，他與位記者朋友聊起當時教育問題，也提起這幅漫畫，對方感慨地說：「要是現在誰真能解決惡補的問題，那誰便是神仙了！」當時教育問題之嚴重，實到了無可奈何的程度，所有的人凡是提到此事，都是雙手一攤，無能為力。然而潘先生並不氣餒，抱著「醫今日之病，須培本固元，儲三年之艾，而後方可除此宿疾」的看法，從志願就學方案的研擬，一步步做好奠基工作，而後使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理想得以實現。

一九六四年，嚴家淦院長提出以「免試代替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構想，轉變為「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同年四月，行政院正式召開「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研討會」。會中經建會副主任委員李國鼎先生從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肯定此案的重要性，主張以中美基金教育援助款六億八千餘萬元，支持方案的推行。會後潘先生立即指定副廳長、主任秘書及相關科室主管組成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籌劃小組，由其親自主持。檢討民國四十五年教育部張其昀部長在部長任內實施的「免試升學方案」半途而廢的原因，約有：一、未能形成國家政策。二、缺少法的依據。三、沒有固定的財源。四、未獲民意機構及輿論的普遍支持等等。為避免重蹈覆轍，經多次慎重討論後，規劃出志願就學方案的施行步驟。

由於志願就學方案影響到上百萬名學子的權益，牽一髮而動全身，正式啟動後便不允許有錯誤出現。因此，一般民眾的心理反應也需事前做好溝通。在歸納出推動志願就學方案可能的阻礙後，潘先生便以逐步解決各項問題為工作目標，希望透過不斷的溝通和說明，得到縣市政府和地方人士的支持。後來的發展也證明其事前籌備作業的必要，因而減少許多日後在實際推行上的阻力。

一九六五年一月，行政院指示「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由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負責籌劃，初步決定採學區劃分法，在全省的每個鄉、鎮、市，至少設立一所初中，並以齊一城鄉教育水準為目標。二月，省教育廳完成「臺灣



■民國 54 年 12 月 10 日於臺中教師會館（資料：國史館提供）

省實施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六年計畫大綱」；三月，教育部要求依大綱進一步擬定「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實施計畫方案」。

在潘先生與教育廳同仁的努力不懈下，同年五月，省府修正通過「臺灣省實施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六年計畫」，報請中央核定後實施，並責成教育廳另行研究減輕國民學校學生課業負擔辦法，加強輔導國民學校改進教材教法，以改革國民教育，奠定該方案實施的基礎。經多次會議後，終於在一九六六年最後一天，將行政院核定的方案轉送各縣市政府，並函送省議會備查。

牽動中央與地方、影響上百萬人的「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能如此順利且快速的推動，和蔣中正總統的大力支持及潘先生的努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也是潘先生接任教育廳長後的第一件大事。抱著邊做邊學的態度，潘先生不敢稍有鬆懈，經過兩年多的研議與推動，終順利產生這項教育大計。經此次磨練後，潘先生清楚認知到「人才」是落實政策的重要關鍵，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能流於紙上談兵，須重視基層教育人員的實務經驗，才能對症下藥。而這次志願就學方案的研訂，對日後推動九年國教來說，更是一次用再多金錢都買不來的寶貴經驗。

四、九年國民教育的推動

（一）九年國教之源起

一九六七年六月，蔣中正總統在「國父紀念月會」中宣示「我們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的計畫，以我們現階段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來解決九年義務教育問題，一定可以樂觀其成…」。

總統這次的談話內容，潘先生和相關教育機關人員事先都不知情。雖然「九年國民教育」一直都在教育部及教育廳的行政規劃中，但由於社會條件與經濟環境的配合，當時時機未臻成熟，具體實施的行程表也未有定論。此時蔣中正總統逕行宣布實施九年國教，雖因其個人主觀的意志與環境需要的迫促，實施進度

不免有些快，但也因有歷次教育改革做基礎，最終才得以順利達成。

同年七月，蔣中正總統召見教育負責首長閻振興部長、劉先雲局長及潘振球先生，指示七項九年國教的重點工作：

1. 時間：自明年開始，三年內完成。
2. 課程：應儘速修訂課程標準，改編教科書。
3. 土地：可由地方捐送，照價或半價收買，或利用公地。
4. 經費：儘量由地方籌措，不足部分由中央補助。
5. 策劃單位：教育部。
6. 公私立初中均納入義務教育系統，私校應依義務教育課程之規定辦理，否則撤銷其立案。
7. 法令要馬上修訂，師資應從速儲訓，校地、教室等亦應積極籌劃。

會後，潘先生立即赴行政院向嚴家淦院長報告，並於當晚與行政院專案小組召集人陳雪屏先生討論相關事宜。九年國教的推動與籌劃，已不是做不做的問題，而是怎樣做的問題。在得到行政部門的支持後，潘先生又以詳實的報告，取得省議員一致肯定。

（二）推動到實施

根據行政院所頒佈「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要」規定，臺灣省政府須將先前為實施「志願就學方案」所設立的「臺灣省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策劃委員會」，改組為「臺灣省九年國民教育推行委員會」，由黃杰主席兼任主任委員，並督促各縣市政府分別成立縣市推行委員會。此次改組的意義是，九年國教的實施已是箭在弦上。在潘先生的積極帶領下，省教育廳同仁共同擬訂若干辦法，一面配合一九六七年即將開始的地方選舉，督促候選人將「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列為主要政見，藉以深入民間，廣為宣傳。另方面，廣泛召開全省性的行政、教育、財政人員及中小學校長座談會，會同青年救國團舉辦民族精神教育及九年國教研討會等，和基層教師交換意見，加深對九年國教的正確認識。

而在經費編列上，原先九年國教預算為三十億，經先總統大力支持下，增加五億預備金，並動用美援基金三億元，全力推動九年國教的工作。在當年財政極度艱困的情況下，不僅是大手筆，更是有大氣魄的作為。省籍縣市政府以

所獲的經費，去興建校舍、或添置土地，亦活潑了當年的地方經濟，更增加了各行各業的工作機會，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深遠影響。

九年國教籌備工作的範圍究竟多大，局外人未必能全盤了解，在潘先生的帶領下，能在短期限內完成九年國教的準備工作，是件對國家了不起的貢獻。在施行過程的行政執行上，須一一克服校地取得問題、經費來源、如何落實職業教育並重、國中校長的甄選與儲訓，以及教師登記、遴聘與職前訓練等工作。為執行這項歷史性任務，九年國教小組每週舉行一次定期工作會報。因急待解決的問題太多，且都是刻不容緩的事，每次會報都要開上四、五個小時，無片刻休息，有時連水都忘記喝上一口。大家不眠不休，常工作到午夜以後，有時會議完畢返抵家門，已是「東方既白」，在小睡片刻後，又立即展開第二天繁忙的工作。潘先生以如此念茲在茲、鍥而不捨的工作精神，帶領全體教育廳同仁籌辦九年國教，終於順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實踐九年國教的催生，完成這樁「不可能的任務」，更為國際所矚目。



■潘振球先生（資料：中國青年救國團提供）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全省各縣市新建國民中學第一批共七十五所學校，在臺中縣大里國中舉行新設國中校舍聯合開工破土典禮，並於七月底前準時完工。同年九月九日，全省四百二十九所國民中學在上午九時，藉由中國廣播公司的聯播系統，舉行一場歷史性的聯合開學典禮。省政府在臺中市省立體育館舉行的開學典禮則由黃杰主席主持，省府全體委員、各廳處首長、省議會議長、副議長、教育委員會委員、省府各機關、臺中、南投、彰化等縣縣長、縣教育科長、每縣市國中校長代表各二人、臺中市各國民中學校長及一年級新生等八千餘人出席，共同見證這個突破性的教育改革。

（三）具體成效及其影響

九年國教的推動成功，除順利解決當時惡性補習的教育難題，更為臺灣的教育做了全面性的革新，除了影響眾多莘莘學子外，更大幅提升教育的水準及

高度，為往後數十年的臺灣教育打下紮實跟機。其中無形的成果約有：

1. 改革教育制度，將地方教育行政改科設局，提升地方教育行政層級。
2. 建立國中校長、縣市教育局督學、課長甄訓候用與任期制度，奠定超然的人事制度基礎。
3. 建立國中教師職前及在職訓練制度，施以專門科目訓練，提高師資素質。
4. 統一規定學生作業簿本及服裝格式，重在「簡化」及「通用」，減輕學生家庭負擔，間接有助於教育風氣改善。
5. 教科書統編統印，除可減輕家長經費負擔外，更可端正教育風氣。
6. 帶動職業教育的改進和發展，獲得快速發展的機會。

可量化之具體可見之成效如下：

1.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共增設國中二〇二所，共增加六、五一〇班。
2.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共增建國中各型校舍一〇、八九二單位，建築費共計十一億二千餘萬元。
3.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共改建危險教室三、八八二間，增建廁所四、二三三棟。
4.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共新聘教師一七、一九一人，參加職前訓練教師九、八三一人。
5.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年共甄選及儲備訓練國中校長三〇七人。
6. 因實施九年國教，縣（市）立職業學校改為省立者達三十六所，至一九七〇年，高中高職學生比例增至百分之四十九・九二比五〇・〇八。
7. 將省立成功大學、中興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移送中央接管。

教育是一切建設的基礎，此為潘先生堅強的信念。而實施九年國教的重要成就更是多方面的，絕非僅教育層面所能涵蓋。首先在文化建設方面，九年國教推動教育的全面革新，使過去注重死讀書的考試教育，轉變為術德兼修、身心平衡、手腦並用的生動活潑式教育。同時中學教育、大專教育、補習教育、社會教育等，也受其激盪注入新生機。在政治建設方面，國民知識水準普遍提高後，有利於四權的行使和民主生活的適應；在經濟建設方面，有助於高級工業的發展。社會建設方面，促進社會安定與繁榮；國防建設方面，增強國防力量。更重要的是，由於九年國教的及時實施，使臺灣成為亞洲地區國民教育普

及率較高的國家之一，也是新興民主國家推展教育的最佳示範，加速國家邁向民主自由大道的腳步。在當時，亞洲各國有一個政治口號：「政治學臺北」、「經濟學臺灣」。但不論政治或經濟建設，人才的培育才是一切建設的根本，這也是潘先生一直秉持的理念，若沒有優秀而專業的人才，再高的技術、再遠大的目標，都不過是空中樓閣罷了。

潘先生在教育廳的八年任內，抱著全力以赴、敬業樂群的工作態度，帶領教育廳同仁先後完成志願就學的方案、實施九年國教以及教育人事改革等劃時代建設，也是促進臺灣現今教育制度完善、教育水平提升的重要幕後推手。

五、投身黨國—青輔會主委到國史館館長



■潘振球先生（資料：中國青年救國團提供）

一九七二年五月，潘先生轉任為臺灣省政府委員兼任省府法規整理委員會召集人，為其在省教育廳八年的日子劃下句點，展開新的人生旅程與國家任務。同年八月，蔣經國院長任命其為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青輔會是個綜合性的委員會組織，集合各有關部門間的團隊精神，運用綜合輔導與一貫作業，擔起青年職業輔導的任務。

在青輔會期間，潘先生特別重視對青年的輔導就業及職業訓練。在輔導就業方面雙管齊下，推行全國公私立機構工作機會定期通報制度及舉辦全國公私立機構人力需求調查等方式，供畢業青年選擇；另一方面定期調查青年就業意向，辦理青年申請就業登記，供用人單位參考。在職的六年內，共為公民營企業機構及金融機構辦理各項人才甄選一百三十五次，連同其他方式直接輔導就業的青年總數達四萬三千九百一十五人，為青年開闢就業道路，也為求才單位解決用人困擾。

此外，還有兩項輔導青年就業的重要工作。一是督導省市輔導國中畢業生就業，二是策動各大專及高職學校成立就業輔導單位，自行輔導畢業生就業。另促進「幼獅工業區」的設立，加強海外學人與留學生服務，青年思想、生活

之輔導照顧，全力輔導青年就業與創業，解決青年問題及教育問題。

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人事調整案，派潘先生代理臺灣省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雖然潘先生的志趣在教育，但面對蔣經國主席的徵召重用，仍上緊發條接下此重任，開始從事黨務工作。一年的在任時間，兢兢業業執行地方黨務改進，調整省黨部單位主管及各縣市主任委員，落實深入基層。其間，潘先生深感黨務工作的推動與革新，實為千頭萬緒又任重道遠，也自覺本身志向仍在教育工作上，推動黨務組織與宣傳工作實非其所長。終於，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務指導委員會通過新的人事案，任命潘先生為新任救國團主任。

事實上，潘先生和救國團的淵源始一九五二年，當時救國團開始進行籌備，潘先生即響應經國先生的號召，以義工身分參加籌備工作。在成立後也先後兼任團務系統的學校大隊大隊長、基層幹部訓練班第一班副主任、青年服務社指導委員會委員及擔任工作幹部研習會副主任等職，與團務工作有密切的關係。能重回青年工作的崗位，潘先生除了萬分慶幸外，也覺得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定數。



■民國 69 年潘振球先生向赴菲青年訪問團授旗
（資料：中國青年救國團提供）



■潘振球先生（右 6）與赴菲青年訪問團合影（資料：中國青年救國團提供）

在救國團主任任內，潘先生致力推動建立義務幹部制度，成立各種活動的諮詢委員會或研究小組。充分運用社會資源舉辦各項青年活動，重視青少年的心態與意向，做為創新青年工作之依據。保持青年工作的純潔性，不介入地方派系與政治紛爭。設立各縣市「張老師電話」，建立青少年輔導工作網。亦舉

辦各類全國性營隊、國際青年育樂營、海外青年暑期返國研習團。在這段與青年工作接觸的八年間，潘先生再次體會到「千萬人中不可有我，千萬人中不可無我」的深意，並將經國先生的四句話「國家第一，個人次之；工作第一，生活次之；義務第一，權力次之；人格第一，名利次之。」作為座右銘，相互印證，實踐篤行。



■潘振球先生（左1）參與救國團50周年團慶留影
（資料：中國青年救國團提供）

一九八七年三月，奉經國先生之命，潘先生轉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工作會主任，臨危受命接手複雜的黨務工作。由於深感黨務工作之艱困，潘先生事先拜會諸多黨內前輩及同志匯集意見，並提出幾項施行建議：「順應時代、認識形勢、建立共識、團結一致、健全組織、發掘人才、準備輔選」。同年十一月，潘先生受聘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這一待就是九個年頭，這也可說是潘先生服務黨國以來最安閒的日子，除了定期參與國事會議外，大多時間都留在家中讀書、做隨筆。一個忙碌慣了的人，突然要靜下來或許有些不能適應，但他心中卻是無比的平靜，認為正可藉此機會澄清思慮，修身自省。

一九九五年，潘振球先生接掌國史館館長一職。任職後，定期舉行業務會議暨工作會報，並於一九九六年底主持國史館新建大樓韶華館啟用典禮，參與「陳誠」先生百齡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一九九八年九月舉辦「九年國教資料特展」，慶祝九年國教實施三十周年，當年九年國教的推手，站在國史館館長的角度上，重新審視當年所創下的「奇蹟」，真是意義非凡。

參、教育典範長存

二〇〇〇年三月，潘先生卸任國史館館長職務，為期半世紀來的公職生涯畫上最後的休止符。將其一生都奉獻給國家的他，終於在退休後得到了一個家，還給妻小完整的家庭溫暖。然而年屆八十高齡才得已退休的潘先生，健康狀況每下愈況，加上其低調不與人爭的性格，大多時間都待在家中休養、讀書，鮮少露面參與世事。



■潘振球先生追思會（資料：中國青年救國團提供）

即之也溫」、「大智大仁」形容，其畢生熱愛國家、熱愛青年、獻身教育的執著與熱誠，讓人懷念與不捨，對於推動九年國教的貢獻更使得無數學子受益至今。期許在未來教育界能出現第二個潘振球，秉持著「千萬人中不可有我，千萬人中不可無我」的精神，帶領國民義務教育走向十二年，為下一代開啟新的學習風氣與教育革新。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潘先生以九十三歲高壽病逝於臺北。由於其個性低調，生後大體火化，家屬只辦家祭，由救國團及國史館主辦追思會悼念，生前好友許水德、李鍾桂、高銘輝、薛光祖、謝又華等人參與。憶起潘先生為人，友人用「望之儼然，

【參考文獻】

潘振球口述，朱重聖、郭紹儀訪問，張世瑛紀錄（2004）。**潘振球先生訪談錄**。

臺北市：國史館。

近代中國雜誌社（1998）。**近代中國，128**。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1988）。**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二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市：臺灣書店。